



沈从文

著

【边城·雪晴】

..... 复旦大学出版社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

现 代 作 家 精 选 本

吴福辉 陈子善主编

沈从文

【边城 · 雪晴】



.....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城·雪晴/沈从文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9

(现代作家精选本/吴福辉, 陈子善主编)

ISBN 7-309-04193-3

I. 边... II. 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296 号

边城·雪晴(现代作家精选本)

作 者 沈从文

主 编 吴福辉 陈子善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 丹

特约编辑 吴文娟

装帧设计 陈 楠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 插页 3

字 数 178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书 号 ISBN 7-309-04193-3/I·277

定 价 17.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答应编一本新的沈从文小说选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冒险。虽然我曾经写过文学史里沈从文的专章，也给香港写过沈从文的网页，但自己在沈从文研究方面毕竟没有太多心得，坊间又尽多各样他的选本。所以，当听到某位沈从文的后人从电话那头儿说“你不应当编一本毫无特色的本子”，透着信任也透着不低的要求的时候，我才真的觉出担子的沉重了。

我能编的自然还是沈从文乡村叙事系列中的一部分作品。这些故事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纯粹的湘西世界。正如美国作家福克纳创造了他虚构的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世界一样，沈从文用其一生提供了他想象的文学王国：边城。这足以使他不朽。沈从文不是没有写过别的地方，他写过北京，包括生活极端困窘时作的《棉鞋》、《公寓里》以及后来比较成熟一点的讽刺性的《绅士的太太》；可能有些读者还不知道他写过上海，一九二八年后约四年的上海逗留期间，让他能用一支带了自叙传色彩的笔，来描摹这个商业都会的日常弄堂生活，如《一日的故事》、《焕乎先生》、《夜》、《一个天才的通信》等。这都算是他过眼烟云的东西。终其一生，他只能是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一个行吟诗人，一个歌者，而不是其他。

沈从文的湘西故事繁复多样，摇曳生姿，我的能力不过是在

选本规定的狭小空间里尽量择取，以求与丰富的创作情况相匹配。我粗粗将它们分为五型。

第一型是描写湘西人最本真的生活状态，最质朴的人性的。像入选的《柏子》所写的那个生命力强盛又蒙昧无知的水手，与他相好却显得粗犷的吊脚楼下等妓女。从外人的视角看去，会觉得他们带了蛮性的爱抚毫无“文明”可言，但掩卷一想，再与城市里充斥的虚伪、萎缩的男女游戏相比，就会觉得这些乡下人是懂得思爱的。这类作品最容易引出粗陋的“批评”，认为是把“野蛮落后”当作有趣，是宣扬历史的“倒退”。而作者注目的是农民、士兵、水手、船工、纤夫、妓女、店伙这些湘西下层人的辛苦劳作，淳朴、讲信义、知天命的性情，以及如自然生命流淌的生活样式，它们正反衬了都市生命的委琐、虚假、无生气，从而否定了现代文明在中国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处，表达出一个文化批判者的立场。这类小说所写的人物是以面对自己严酷的人生毫无知觉为特点的，是沈从文小说的基本类型。严格地说，别的类型都只是它的变形而已。此类作品未入选的，可读《萧萧》、《虎雏》、《石子船》等。

我把沈从文恬静似水的湘西少女故事归入第二型，人们可以从中间窥探到美的人情、人性和如人类童年期那般美的神奇土地。选进的《边城》和未选的《三三》、《长河》是这类小说的代表。翠翠和三三、夭夭的纯洁性格，与淡淡忧郁的人生前景、完美和谐的乡情风俗，构成了“蛮性”乡土最柔美的那个核心（沈从文常说的美丽总令人忧愁）。《边城》开辟了“五四”以来另一种乡土文学传统，它用“梦”与“真”织成，“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汪曾祺：《又读〈边城〉》）。到四十年代写《长河》，悲剧的社会性质已经得到加

强,但总体来说还处于第二位,第一位的当属不可预测的人事命运。

第三类的乡村故事我采用一般选本较少入选的《雪晴》,包含了有连续情节的《赤魔》、《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四则。女性的命运在这里相当沉重:巧秀母亲为追求自己的爱而被绑了石磨沉潭,十六年后,巧秀私奔的结局是怀了毛毛但吹唢呐人却为她而亡。两代妇女的悲剧已经被加进社会的因素:沉潭固然是野蛮的风俗,但族长挟私报复也是一个缘故;巧秀与吹唢呐人与冬生被围困在山洞,本来按乡间“冤家宜解不宜结”的规则也就和平解决了,不料纠缠上县乡的清剿,于是成为惨剧。而这类社会性的写法,在沈从文那里还可举出《菜园》是对中国党派政治毁灭人间温暖力量的小小抗争,《顾问官》是讥刺乡村军阀的颠预可笑。

另属于第四类的,是在这种社会性描写的背景下表现人的觉醒。《丈夫》是其代表性作品:种田的男人把年轻的妻子送到大河码头妓船上去营生,历来视如寻常,可这一次阴错阳差,久失的混合了男性主义的丈夫意识被催醒了。这里也包含具体感受到了人的地位的不平等和屈辱。湘西人生命的“自在”状态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同类的作品《贵生》,写乡村富人可以在扩大自己一点享受的时候,剥夺掉穷人全部的幸福幻影,这样引出自发反抗的结局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将沈从文乡村小说的发展轨迹,归结成社会性描写的不断加深、加宽,那也会走入歧途。我们至今对40年代“云南看云”期间沈从文的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他提出的“抽象的抒情”的命意,他的美学思想与实践在那时显然不是在加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却是在加强文学与生命的联结。这之前,

他提到“人性”、“神性”、“魔性”的概念，说“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美与爱》）。这种因爱而发现美，由美而发现神，神性即至高人性的意识，被他的第五类充满浪漫情调的、用少数民族民间传说铺叙而成的优美湘西小说尽情发挥出来。我因此特别地多选了《月下小景》、《龙朱》、《扇陀》、《媚金·豹子·与那羊》四篇，以示对它们的看重。这些爱情故事多半是悲剧，或者是男女情人为了反抗风俗和在天国结合双双服毒而死，或者为寻找避邪的白羊发生误会而先后自尽，说明死比生更美，更令人心颤，生死爱情升华到了“神”的极致。

抓住本选本的两端来阅读沈从文，一端是写实到把湘西人生活的原本状态一一展示，一端是浪漫到将湘西人的精神提升到天上人间，运用“抒情”把湘西人的生活样式和生命形式高度统一起来，即沈从文的精髓。而我能差强人意提供的，就是一种沈从文湘西抒情现实主义小说的范本。

吴福辉

2004年8月8日于京城小石居

目 录

1	导言 / 吴福辉
1	边城
84	菜园
94	顾问官
103	柏子
110	丈夫
128	月下小景
142	龙朱
162	扇陀
183	媚金·豹子·与那羊
196	赤魔
202	雪晴
210	巧秀和冬生
227	传奇不奇

边 城

—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时，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之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



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要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这弄渡船的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大哥，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看样子不成材，巴掌大叶子，味道蛮好，送人也很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主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

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三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俟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

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

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祖父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一种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船，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

二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五倍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脚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

子，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等待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涨水时在城上还可望着骤然展宽的河面，流水浩浩荡荡，随同山水从上游浮沉而来的有房子、牛、羊、大树。于是水势较缓处，税关趸船前面，便常常有人驾了小舢板，一见河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的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那个目的物，把它用长绳系定，再向岸边桨去。这些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花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



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

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接达川属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界的，茶峒算是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峒时虽宽约半里，当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二十丈，其余只是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从这地方落水起岸。出口货物俱由脚夫用桑木扁担压在肩膀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莫不从这地方成束成担的用人力搬去。

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这些住户中，除了一部分拥有了些山田同油坊，或放账屯油、屯米、屯棉纱的小资本家外，其余多数皆为当年屯戍来此有军籍的人家。）地方还有个厘金局，办事机关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庙里，局长则长住城中。一营兵士驻扎老参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冬天的白日里，到城里去，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皆晾晒有衣服同青菜。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用棕衣作成的口袋，装满了栗子、榛子和其他硬壳果，也多悬挂在檐口下。屋角隅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把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如一座一座宝塔。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作事。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

道。住在城中较高处，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那些纤夫也有从下游地方，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船来时，小孩子的想象，应当在那些拉船人一方面。大人呢，孵一窠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付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这小城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故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檀木活车、竹缆与锅罐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朱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捏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故意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子，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这烧酒自然是浓而且香的，能醉倒一个汉子的，所以照例也不会多吃。杂货铺卖美孚油，及点美孚油的洋灯与香烛纸张。油行屯桐油。盐栈堆四川火井出的青盐。花衣庄则有白棉纱、大布、棉花以及包头的黑绉绸出卖。卖船上用物的，百物罗列，无所不备，且间或有重至百斤以外的铁锚，搁在门外路旁，等候主顾问价的。专以介绍水手为事业，吃水码头饭的，在河街的家中，终日大门必敞开着，常有穿青羽缎马褂

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进出，地方像茶馆却不卖茶，不是烟馆又可以抽烟。来到这里的，虽说所谈的是船上生意经，然而船只的上下，划船拉纤人大都有个一定规矩，不必作数目上的讨论。他们来到这里大多数倒是在“联欢”。以“龙头管事”作中心，谈论点本地时事、两省商务上情形，以及下游的“新闻”。邀会的，集款时大多数皆在此地；扒骰子看点数多少轮作会首时，也常常在此举行。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媳妇。

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这种小妇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便是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小凳子上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或靠在临河窗口上看水手起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间，却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

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人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于糊涂一点罢了。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同样做什长的，有因革命成了伟人名人的，有杀头碎尸的，他却带着少年喜事得来的脚疯痛，回到了家乡，把所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租给一个穷船主，代人装货在茶峒与辰州之间来往。气运好，半年之内船不坏事，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因此一来，数年后，在这条河上，他就有了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了。

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泅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